

1880



劉宋二子
郁離子下



郁離子卷之下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誠意伯劉基著

同郡後學麗水何鏗校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
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已非
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
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夫其生息使天地無所
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
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

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

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

視陟切

諸朝孫叔

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

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感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剝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誨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

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

自喜以是為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
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
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
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為司直乃不
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
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
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
離子曰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
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維戟切投也民隱羅其

財以共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
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是以民免而弗子
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
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
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礮匹兎切
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為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
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
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

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栴效舍切栝栢可

以為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為檉丑成

反河柳也柳樸楸種之則生不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

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

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

鄰之窶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

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

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

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

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

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

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

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

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

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於物而不能用者也是

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

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

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
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
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
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
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
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
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
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故天下之所爭逐
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

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
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
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
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
也天下莫疆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
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
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
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
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
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

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

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晉平公作琴大絃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絃爲君小

絃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
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無支祈與河
伯鬪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
雷泰逢起風萍音平號行雨蛟鱓音善鰐鮫激波濤而前
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
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
元帥靈姑胥曰顛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
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
堅蛟鼉鰐鮫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鏑掉首摧山捷
鬻倒淵而豈顛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

舉顛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
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
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
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
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
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
一之故惟顛負為足以當之顛負之冥冥不可以智
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顛
負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
之獨決也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

聞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
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
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
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
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死
死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
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物之靈
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
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用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
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
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
離子曰是畫古文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
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
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
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沉其身不
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鷲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
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

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曠音曠
 滌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
 以刑守闈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
 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上則不中吳有
 醫與之談脈證必析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
 則明矣水鶚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
 者皆愕得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
 群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
 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

以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

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

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

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

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為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

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

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望終日不能離其處

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

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柁師焉非其指

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于

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
弟子與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憚
焉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
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
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
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非知也
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

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
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
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
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
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
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
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之盈反日入而燎燿宵則振鐸
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
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

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羆朱 反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 若石不知其為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 瓜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

黃絡 反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

雞且掠且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 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 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 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

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 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為稻而 隰為梁其友謂之曰梁喜杭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 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 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 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 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 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 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

不悔矣他日以船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
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
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
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
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
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
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
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
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

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

苟溝胡溝
二切罵也

于上而狗嗥

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龍先生曰小人今
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秦龍先生曰
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
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
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
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

而大醜音照忘其欲死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耽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喑喑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喑喑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冥之梁父之山得碼碯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碯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犂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覘之碼碯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皮上聲發民以戰民詬

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

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恹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鳴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

悔也

音几曲

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

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慙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

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昇與居反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徼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徼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徼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

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已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嚏

吾聞之畜極則洩閔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
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
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踰之矣又何卜爲東
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
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
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
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
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
之瓊甍玉樹也露螿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

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
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
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
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
以上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
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
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
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
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
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
阡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
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
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
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
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
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于天下有人民焉
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
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

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
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
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
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
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
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
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
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
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

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牧豸音加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豸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豸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為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

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豸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徂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豸曰臣牧豸者也家貧無豸而為人牧豸豸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豸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躡躡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薈烏會反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豸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為豸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

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豕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豕也豕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豕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

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饑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徂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豕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癭音影人頭没于胛古狎反而癭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癭不

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為邪而不能卒不感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為疾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害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感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

無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
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
然薄石而偃木鼓穹嶽五感反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籥
焉客躋五甚反不能立俯而噦於月反伏而不敢仰視神
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
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
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嬰其鋒其何以異
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
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
可畏乎慎兢觀于呂梁見其觸石而煦洙也曳足而

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其
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
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
之可畏者未嘗知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鯀胡溝反而弗哭司

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
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
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
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

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鯪鮓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圍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畱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

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能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觀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音狂而不懼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音氓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

歸而惋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

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

風嘶而馳必皮筆反然而驤音蒲蹶音結然而若鳧芻音

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

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

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

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鯀與鯀同禹父名也

音趕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侯請以其利共邑侯以其情通于國侯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

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謔五戈反音過言於是楚

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竝起爲謹遍國中皆稱鬼王

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螫父熊螫父曰是激也未

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

竟其所望而謂吾怫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

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况楚國乎有事莫

不諉女恚切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

如因而亢之小人能禱竹由切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

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

羣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

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

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

老以析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

愕弗能對乃尸巫而藝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

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有

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

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

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
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
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
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
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
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
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恩愛斷絕其顧念使
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
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
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桺下而別

其族曰桺下氏

熨

蒲墨切

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

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
芋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凝眸左右皆蹈節巴童
怡丑利切然揮袖而出其芋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
翻壺而倒案熨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
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
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
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

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嫉

嫉虛臺切

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

乎則比人為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予生於

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懼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

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于坻又不如鴻與鴈乎

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

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

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

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

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

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

居之見于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

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嘴皆鳩矣飛翔于林木

之間見群羽族之子公切然集也他歷切然忘其身

之為鳩也几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

薄而闕之見其爪嘴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

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嘴皆無用乃竦身入

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

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王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

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

蕞在會切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

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

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

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

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螂計其徒

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蚶巨支切者

負其蚶無相以也今為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

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

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

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

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

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

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

五伯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

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刑

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
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棄于
箕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
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艾落葉同腐土壤而一
旦光澤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
危亡而自棄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
可芟而望其穰切與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
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

普覓切

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

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

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
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
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
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
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
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
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
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
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闢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

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
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
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
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
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
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
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猿
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
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
怪也曰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

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
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
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
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
王之微繆音墨範之以王之桀音矩度彊之以其所不能
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舖簞則有所
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
何異乎築枯籜以坊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
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
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

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誓天歷切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

蛇殺而埋之其毋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鷓

其記切

鷓

去其切

鳴于庭王

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

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于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

子收其恩曰余實為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于秦熊螯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螯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敵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鏡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螯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鄉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蓋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

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眚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桔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音隊哉盜犖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犖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雍以焚之禾蠹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

顧以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
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
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蝮太么鳴
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
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䟽
睦乎但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
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
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
能俯而取恒饑焉焦昨焦僥魚彫之國人短其足三

寸捕蝮以為食蝮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
于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
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臟毛孔骨節無彼此
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
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
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嘴爪無不該矣今
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
也

神仙第十五

虺音毀韋問子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

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

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

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旣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鬼復歸于

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火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

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獄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

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鯨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污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慢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闕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而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

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
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
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
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
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
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
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
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
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

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能使
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
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
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
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
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對刑之而不敢怨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
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
曰彼予鄰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

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弗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其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

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悔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

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薈而翳松根石髓而生伏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僊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冰玉琅玕同爲重寶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膠流其葉扶踈爰有百樂絃筦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矣然由樸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劊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塗絕谷

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于樸鑽蟻螯之火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枚音梅條榦悉屬于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俯音舟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

出于盜所終以為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遏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為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

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啞子合切之矣漢曲之處

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

儇胡緣切子佻勅聊切夫庸奴賤卑之有金者皆得而覬

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門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骨力彫切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

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彊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蹏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馬如立反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踈於阮切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圉人而飲吁禹切沫則

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

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

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鄣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

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
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
施之一不當則友好以爲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
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
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
中氣行不息地以之莫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
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而不爲跳躍奮舞之
狀也夫旣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
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
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
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
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此而知之也
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
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
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者自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皆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音浮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

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已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說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獠茅徑不開草屋

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
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他彫切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
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
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
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榻轡干葛切以翬騫許元切曾薨

馭先合切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

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暉而冬敷
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
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

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

筵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饜音燭以廉切鹿

臙子選切玉珧余招切臙比目鱠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鵠

羹日窟之兔肺音而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

莫報切以頰音權桂之萸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

益蜜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

既飫清臙青歲切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

熺音喜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

足雞豚悚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

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
石白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蜜蜜堂堂畜陰洩陽木
則女貞石楠合歡椶櫚桐栢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
輪實如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
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莫切
瑰芎蘭芷蘅茝蔣蒲菝蘋萍浮生丹荇枹木以垂翹
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纚山綺切激迅飈以揚
馨鳥則白鶻音畢黃鶯翠鷓錦鷄敷羽翰摘文章鞞鞞
煌煌若彤霞之間喬以律切雲魚則赤鯉白鯪音鯪
鯪音鯪

鯽條音條鯨斑鱗紫鰭音其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

文鷁音鴟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憇芳亭酌瓊卮攜

佳人泛漣漪擾鳧鷖發棹謳釣游鯖音青弋潛龜奏豔

歌賦新詩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

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游樂燕樂損矣僕不

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帥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

江之津舳舻千艘音叟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

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

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

僬氓穿曾交趾鮫室蜃市北陟無間代恒陰山北庭

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音拾坤珍山藏谷韞之

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大河

切駢下雞切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

火齊玫瑰瓊瑤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

八音璀璨瓏璵閃虎睛傲音狃切於結旄牛師類之

毛鬚上參下沙披蓑以纛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

玉非玉蕭森擦索葩極切於加籜落其米有赭喜夕切沉

檀羅穀胡木切腦麝之香郁烈芬芳苾茀翻醞螺甲龍

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金芽玉英鍊而服之變為神

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的皦暉光豆寇胡

椒萼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蔗木綿香葛兜

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鸕鷀鳥所良切綵羽繡翰

玳瑁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

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

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音戎青

狸赤豹之皮獬音慚獬音胡蝮音余李余音律修毛鬣音普悲音切

鬣夕之切媿烏斂切媿如斂切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細

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

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轉陽蜀錦戎氍越紙齊紈跨

那雅子卷之下 才

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

止成塵於是乎鑱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楚治切穿岨

聲翻九幽萬竈歆煙結為蒼雲蜚艇蠻舫出沒風濤

罔觸寓容切鮪音容曳鯉鯁舉赤鱗音儒絡氏人鉤鼉其苟切

鼈音壁繒縞胡老切鰕何加切止水毋鑿蠣力制切螻擒化鯤

繫翔鯉與照切留力九切鮪麗上為鬼切鱧力兮切牽鯛直

切星徒木切鱸繫鱗引鯉掣鰐連鮫枕丁膠乙兼取並

積鏃骨皮箠音服磨鱗刮甲齒牙鋒鏑以函以戟壅鮓

乘鱗音肅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

騰光吐景閃日爍月匣不能閱土不能蝕可以易甌

音禍回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闐以當中岌重門

之崢嶸甃以礮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櫺左

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

以升階高坐華榻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

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攝鬼訶發號施令理

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跼踖千人離

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居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

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者判于筆下吾願與先

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遊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警欬折五兵談笑

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讐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馱服以駒音陶駮音途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

龍豁闕包休殷谷訇丘掛以重鎧音慨被以鮫函炫燿

冬冰燁焜晨星純鈎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衣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

控弦而滿月在手覆音翺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

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

羽如蒞

胡公切音紅

大旆鋒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

蔚雲旋而焱迴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衡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愔愔於樹切蕩埽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一茲如龍用壯莫我能

當不震不搖瘴翳自消不竦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溲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

冥䟽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
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
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
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旣
沒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
覆慘害陰毒恫疑惑變幻白黑如焱之發可使晦
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適以蝨以賊此其章
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遽廬黔首爲蟲蛆文章
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

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
之曲蹊蠹世之巨蠹也方今威弧絕弦枉矢交流旬
始攬搶降魄流精爲貙爲豺爲蛟爲蛇犬失其主化
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澌澌沉膏膩窮淵
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
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
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
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涂
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徼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
是公子赧然頤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

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
甚至哉服膺無斁

郁離子卷之下終

